

泰和縣志卷三十三



吉安府泰和縣知縣潼關楊詡重輯

藝文志

記下

仰山行祠記

周必大

聖人之成民切矣既撫之以仁又惠之以政尚慮天降之災人為或不能給則致力於上下神祇周禮大祝掌六祈是也至小祝復載其目曰祈福祉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弭災兵遠罪疾凡民之所願欲尚有出於此者乎袁州孚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

一

惠廟二王兄弟皆龍也自晉永嘉宅仰山之獺潭至唐會昌三年蓋五百餘載有僧名惠寂者來自柳州居此山二王欽其道行施山為寺而徙廟渚田治平元年郡人李觀常為之記迨元祐六年住山僧了元請於神曰血祭乎蔬食乎神曰蔬食也厥後謁廟者遂以伊蒲塞為饌張丞相商英漕本路又為之記功利及物逐日以新祈求者不絕吉州泰和縣進士劉千齡謂非設行祠不足以揭虔妥靈乃即縣西北五七里登科岡背陰面陽創正殿三間鄉人爭附益之加以廊廡各十二楹前為門三後為寢室七至於崇釋教祀徐璠與夫樂樓享亭下洎厨庫罔不具備始事於寧宗丁巳之正月落成於戊午之十月嚴翼命負觀

者起敬知縣事卓洵頻歲請禱曰雨曰暘其應如響千齡
介予故人曾寅亮謁文記之惟皇上帝分命山川之神各
主一方捍菑禦患載於經傳不可誣矣然諸侯所祀不過
境內今二王以神龍有截之威自袁徧乎江西放於嶺表
咸被其賜而祭享之夫豈泛泛神祠嘉惠一方所可比哉
按唐藍谷神明在祀典而依悟真神舍詩人美之曰若歲
有水旱詔使修蘋蘩以地清淨故獻奠無葷羶願借是以
得代享神迎送之祠至於封爵之榮事實之衆圖志具在
此不復云

宏治志

通仙廟記

胡銓

世傳晉永嘉中有王君子瑤字大舉者漢王喬之裔也嘗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

二

慕神仙術自玉笥山道廬陵抵泰和樂其山水隱居凡四
十有八年莫知所終相傳以為仙去然竟叵測也唐貞觀
間又有匡君諱智者長安人也棄妻子脫屣軒冕慕王君
之為人與其兄子往依之吟風餐露攻苦食淡者久之人
莫知其所終里人捏塑為像祠之水旱有禱輒應或云當
時有布鼓自山椒而隕聲聞帝里唐太宗詔取以入擊之
不鳴復歸之祠是夕大雷電失鼓所在余聞于贛云毋持
布鼓過雷門言布鼓無聲者也今云聲聞帝里其亦異矣
昔葉令每朝時葉門下鼓不擊而自鳴顯宗迎取其鼓置
都亭下畧不復聲二事甚相類豈好事傳會其說以為神
乎紹興乙卯有詔廟額曰輔順後十年封神為威遠侯今

上踐祚加封肅應於時祀典益輝過者加肅是山古今多
題識惟邑人劉敏求四詩為得其實予嘗錄其詩又擬楚
詞以遺祝史俾歌以祀焉其詞曰秋蘭兮菊英駢滋兮階
祀紫莖兮翠蓋播墊馨兮襲 秋芳兮菲菲綠骨兮素枝
高堂兮百靈層之居兮巍巍紫 兮蓀壁蔬芳椒兮盈戶
蘭檮兮桂楣 蕙櫛兮葯廡 杜蘅兮為綢葺芰荷兮彌
彰瓊縻兮為飭 兮芝房萃眾卉兮實廷岌萑集兮萃
雲百神續兮輻輳靈之歆兮苾芬潔余薦兮寒泉澤余民
兮甘霖奉溪毛兮杜若將以答其恩渥

康熙志

延真觀紫微閣碑記

梁潛

泰和之西有岡曰黃茆岡之上舊為白鶴觀宋太宗改洞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

三

虛英宗始賜名曰延真環觀東西為七堂其東坵曰仁靜
之堂今道士趙希老蕭奉吾因其地度為紫微寶閣上以
祀坵斗九皇之神按天文志紫微即紫宮也坵極最尊在
紫宮中曰太一居其南曰太微在太微坵者坵斗也坵第
一星曰天樞二曰璇三曰璣四曰權五曰衡六曰開陽七
曰搖光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以轄九州而以雍
屬魁冀屬樞兗青屬璣徐揚屬權荆屬衡梁屬開陽豫屬
搖光至於十干十二支辰亦皆有所分屬以為七政之樞
機陰陽之元本也而道家又有謂尊帝二星者通號九皇
晝夜運建與天同行故曰斗為帝車運乎中央臨制四海
分陰分陽及夫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一繫於斗

蓋凡星者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攸司故斗之功用神化有不可掩者如此於乎九州之氓茫乎如埃塵蟻蝨然而謂其命蒞於斗之次彼豈知之哉况動作非道以速戾於其身妄祈非分以僭干於常度沉迷膠固終身有不可釋者由是而修真行道之士憫之而為之祈祥請命幹移災咎又以其所生之辰亦蒞於斗加精意而禱之夫豈徒然哉蓋以為是足以啟其遷善改過之端也至希老之為閣又取象於太一紫宮敬恭而奉承之者亦至矣而民尤或懵然不知所以為遷善改過者其速戾於躬豈不尤重乎哉閣高幾丈廣若干深若干經始於永樂某年月日某年月日則其落成之時也希老之師祖蕭公省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

四

菴省菴之後曰韋公志菴志菴之徒三人曰王用相其二即奉吾希老也奉吾與希老捐已貲命徒某往南市美材遂成此閣而能始終相其成者長道會彭公海雲提典觀事蕭公惟中也希老求予文記之予為著其事以記之矣復系之以詩曰黃茆之岡神光離離紫岡凌霄上瞰虛危貝戶天開金榻霞飛仰瞻太一尊居巍巍大微四門大道逶迤九重獨運七政迭施三台四輔後先導隨幹旋萬化平分四時嗟哉生民彼昏罔知茫茫九土孰統轄之福善禍淫孰叅其機巧訛構煽孰察其微權衡默運節度潛移賞之罰之為民命司絳節丹幢仙童玉姬颺然戾止百靈衛持牖彼僻愚釋其繆迷陰翊皇度與道同歸皇道巍巍

皇風清夷於萬斯年降此蕃釐

洵菴集

重修龍城寺記

梁潛

泰和東四十里有寺曰龍城蓋其山自西南數百里外勢踴躍如龍相屬不絕至寺之近鬱然環之如城故其寺以之而名其後據贛江其前紫瑤三顧諸峯望之皆可見其幽遠迥絕顛崖絕壁之間而蒼翠無窮逸韻鏘發登其高以攬煙霞松栢如人世塵土之既遠而天台廬嶽相接迹乎左右也蓋其勝莫與為比者而寺之建相傳昔饒之福嚴寺僧曰亞愚以善詩得名自宋元豐間始掛錫而營此山元符之際請於朝賜額曰龍城其所建殿廡門廊極為煥麗元末燬焉國朝初僧肇象初與其徒數人乃為法堂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

五

若干楹永樂癸未秋僧定成善仁應機惠濟乃謀為正殿謀既合遂發其所藏購材鳩工陶甃於野伐石於山翕然皆作不兩月而殿已成蓋任其事者人各自盡而總其事者定成也堂在殿之後勢最高陟級而升者幾丈自堂而殿而門規制皆有加于舊于是人之遊龍城者愛其宮宇之邃入其中忘倦而不知還不獨以其山川之最勝也予來梅岡數矣愛定成聰敏能賦詩所與交者又多名士如前吏部尚書劉公崧皆是因竊異之曰此與亞愚無甚異者豈其創業興起時至而人出一若有數然哉寺之建得其勝守其教又不乏人如此則宜乎其不落莫也而況其教有足以動人者乎因定成之請故為之記

洵菴集

王山仙壇碑室碑

王直

王山在泰和東南七十里蔚然高大蓋一邑之望也其始名義山晉華陰王子瑤修道於此其後仙去故改名王山唐貞觀中長安匡智慕子瑤之道乃棄官與其姪偕來陰隱山中誦習修煉久之亦仙去自是常有顯異山旁近之人凡禱水旱疾疫求子嗣者皆嚮往焉然壇在山頂自下而升可二十里有事壇上者多獲風雲雷雨之應人無所庇依往往病之而莫知為功者桃源蕭德通奇士也亦求嗣於神乃獨計曰是壇既有飄揚震凌之患惟碑室可以久乃自下山煉磚而傭工轉置山上度為屋一間深一丈廣八尺而高如之凡用磚若干用人之力若干而後成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

六

於是凡有祈禱者可以從容就事矣古者山林川澤邱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者皆曰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而欲子者則祀高禩以求焉禮也今茲山崇高廣大瑰傑倣詭且有仙人靈變不測其能出雲為風雨以利萬物也固宜而又能錫人以祚允如此豈非尤所異也哉然則德通之惓惓於神而神之有以答其求也審矣因其屬為記而系以詩使歌以祀焉詩曰奕奕王山邑之望兮匪山獨靈仙所相兮仙壇峩峩逼昊蒼兮風雨雲雷山之常兮我室新成利禱禳兮維靈顧之聿來康兮虹旃霧幢紛揚揚兮或騎麒麟翳鳳凰兮享於克誠降福祥兮煦其靈氣煥景光兮惠澤汪洋為豐穰兮永錫祚允嗣續昌兮如坻如京

我國倉兮芝蘭玉樹久彌芳兮神之錫予阜而臧兮我民
瞻仰永弗忘兮配乎天地莫此邦兮於千萬祀保靈長兮
志冉

坵巖禱雨記

劉崧

坵巖在武山禮斗石下最陰寒中空洞如屋有泉注焉其
東西南三面皆峭壁惟坵向可眺望相傳古陶皮二仙人
修煉之所唐曉了禪師亦嘗憇焉或名曰觀音巖有石像
石爐欹傾其中不知創自何時近巖遭兵亂草木蒙翳豺
虎入宅人跡罕至國朝洪武二年夏不雨踰月民走壇廟
至迎龍湫潭越數十百里外咸不應南溪士族有蕭君鵬
舉獨怒而憫焉乃詢父老往時禱雨故事或有以坵巖告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

七

者君曰然即齊戒出宿三日以俟命以六月戊辰具薌幣
潔粢醴望巖而行且行且拜進至巖下鄉民聞而來會者
復數十百人將事既畢始下巖遂望見雲氣自西南稍稍
來合雨數點灑淅過將抵廟山山復有墨雲如車蓋起巖
上會疾風引而西雨驟下如注禱者咸俯伏山下眉髮沾
浹衣巾淋漓泥潦中不敢去自午達申不止明日山下田
隴間水潦交流塋路漫不可辨禾鮮翠挺挺起立丁丑復
雨歲以大稔蕭君則曰繫仙人之賜不可不報乃八月辛
未將率剪綵為金幣為幡幢復結草為車輿亭臺作鼓吹
以報侑之又明日合錢為牲酒賽田神因以勞賞從事者
無不歡欣醉飽感謝明賜而蕭君獨歉然若不能以自致

者余時留館中見其報之之勤而益信其求之之懇也又聞自蕭氏之禱既應凡四境皆望走即無不獲雨者夫位無崇卑事無大小惟至誠可以貫金石通天地由是觀之則凡有民社之寄而諉曰非其責可乎或者不知盡已顧乃屑屑焉以求媚於虛無靈怪之末則亦過矣作土巖禱雨記

通志

龍塘寨記

解縉

白下之東六十里為龍塘相傳不知何代有二龍鬪其地其一龍死瘞之地下田內至今長塚蜿蜒如龍狀問之池側人云頗有靈異耕者莫敢鋤掘移之則致蝗傷稼或大旱霧起其中即致雨池西石上有爪痕長數尺云龍鬪勢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記

八

以爪擘石所致池址有寨名龍塘寨寨不甚高然自前至今攻者莫能破人以為有神上有四井水四時不竭投以瓦礫鏘然有聲環寨四旁相半前有著姓曰劉氏南去匡山仙人王子瑤煉丹處十里東望文信國之鄉十五里己亥三月十九日子與內姪劉子偉來銘於是復賦詩而歸

康熙志

迎仙橋碑記

田惟冀

邑由南平而東曰迎仙橋即宋之望仙橋也離城數武襟江負郭為咽喉孔道其水自登科嶺發源環遶而出岸高溪窪春水泛溢涉者病之宋熙寧中邑人蕭平野架石為梁遂以望仙名或曰橋以仙稱於義何居子曰西昌固仙

窟也東有王山晉永嘉時王子瑤控鶴其地唐貞觀中又有匡智與姪大郎築室煉丹故昔為望仙今為迎仙義蓋取此惟是橋垂六百餘年其間治廢補圯不知凡幾而水衝石泐崩損及半行道之人無不以傾躓為憂間有議修者慮費不敷有志未就丁丑七月縣佐張君以修署竣工亟請繼役予曰攷之王制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雨畢除道水涸成梁此正有司職也况踴步郊垌趨事者咸賴以濟非如臺石池館隨時漫漶或不介意請君董事馬隨捐俸以倡而廣文僚屬與紳士耆庶各緣分劇金由是乞靈匠氏匝月而成因伐石以記其事予思春秋之義凡廢興之事必謹書之推夫不忍病涉之心即不忍赤子之心也即不忍一夫納溝之心也異日乘仙鳧而入帝京是在張君矣昔人云虹連絕岸龍續斷航吾是以嘉張君之志有成而百世下終不能滅其功也於是乎書

康熙志

紀大塔

劉徵慈

地藏院即大塔寺在東闕闡中浮圖九級基於哲宗紹聖甲戌成於徽宗大觀丁亥至政和乙未又瘞佛牙舍利眾珍寶於其中經建炎寇燬檻楯簷宇一夕而盡獨磚甃骨立二十餘年至紹興癸酉邑之間井民居次第修復俄而浮圖見影於院之東南幽室倒挂垣上層級分明觀者嘆駭松菊老人劉敏求作塔影記以為是佛牙舍利光彩所發也道俗震動施者踵集未幾九級皆復其舊寧宗慶元

嘉泰間邑人又重修之命與一新元至正庚子寇復燒燬至洪武間又漸次修復及洪熙元年乙巳五月十五日塔頽是時泰邑文運方盛尹文和鎖綴錄所謂歡喜塔倒是也正統景泰間居民富庶重為修復丹堊粉飾更加壯麗崇禎甲申十月街口徐店失火須臾火勢炎及大塔盡燬國朝康熙丁未邑侯顓孫諱佐聖始合通縣僧人用工修復然苟焉已不迨舊觀矣

康熙志

寺院記

劉 岵

邑之寺院嘉靖間世宗崇道而燬寺一時諸鄉紳皆佃以為居室曾前川佃快閣寺郭平川佃普覺寺歐鑑齋佃真如寺蕭玉齋佃捕盜司曾守愚佃佛塔寺惟地藏院以有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記

十

浮圖在中時陽明先生良知之學方倡諸先生因佃以為萃和書院月朔聖講學其中切磋之餘民間有難申之隱則就是告理豪強亦為之斂手亦治化之一助也丙寅丁卯魏忠賢用事詔毀天下書院蕭伯玉先生倡迎僧伯杰居之因復以為寺戊寅己卯間王芝山與伯玉隙時僧碧潭主持以佛像移後殿向西開門為往來道空前殿仍為書院鄉先生亦間來往其中以為公會之所昔張僧繇於天皇寺畫孔子像及十哲人怪問曰釋門何以畫孔聖僧繇笑曰安知後不為福乎及後孝武滅法燬寺院獨此以有宣尼像得不燬以是觀天下事正不必執我見也以我為有者未必終為我有惡見其在人者或終歸於人祖宗

之所遺猶有不能世守者况法地聖人所居乎予攷何寺
觀諸家終不得福子孫零落卒為公宇還之佛道因筆其
在郭者以備考

康熙志

遊武山記

劉崧

歲庚子三月既望余絕江而北將取道武山過南溪蕭艸
氏未行會寧都謝可用廖伯容自郡城來因與曾元友歐
陽仲元會飲於快閣約明日共遊山中且遣人先往南溪
告以後日當會雲峯寺至旦余拉諸君就道適余弟楚亦
來會時天色翳翳陰作出西門雨數點如洒過文溪雨竟
作衆欲遂休或者曰雨且旋止盍遂往乎乃擁蓋扶行出
匡邨雨脚益繁望武山不可見諸君竭蹶泥淖中有大呼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

十一

欲返者有強挾以遂前者有悔咎其初不遂止者有歎者
有愠者道左有泰清道院咸入而避息焉日嚮暮雨不可
止可用元友與楚四人者奮然攝衣辭謝先返余不能挽
也因謂伯容曰諸君逝矣如雲峯約何吾與若今夕第留
宿於此明日登山決矣比旦雨果止余與伯容冥行霧中
院有方士胡性元者先之晨霧凝蒸衣袂髣髴如沐登高
邱遙見武山南角掀霧雲氣勃勃然解駁而北且前且望
色喜而心勃過金華紫霄宮有陳允寧者聞余來遊山也
欣然躡屩以從乃經沓隴取道田陌間望山之東南以趨
延緣遙登陂陀稠疊林回谷轉雲豁天朗而是山已屹然
吾前矣少進緣田脊蟻行蛇趨偃僂跼躄仰見其上若有

土垣者性元云此古所謂下寨者也其下為龍王洞洞之
左踰垣以躋忽叢薄間聞笑語聲則神與端數子若果由
雲峰至矣神首問同遊者安在余告以其故為悵然久之
乃取道鷄冠石由西華門入佑山觀浮邱王郭三仙祀焉
廣廷敞虛連岡石翼大江橫陳境勢宏曠可望觀後有巨
松數百株址行數百步其地平行為白雲菴菴之壁舊有
福寧劉府君題詩今菴遷於佑仙之側廢址宛然其前為
東園或言中有仙人跡石碁盤石皆叢棘蒙密不可見道
左高阜下即古臨溪寺故址有方石修直尋丈偃閣山半
曰衣籠石石左復有巨石中剖二之一若截肪然離而不
仆曰試劍石循嶺稍址有石室為址巖巖穴嵌空有泉溜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

十二

泚注其中可容數十人有古石像若大士者故又名觀音
巖或傳古陶皮二仙人修煉之所也出巖左數步仰視片
石銳若衝牙側出岬表曰禮斗石路極陡又陰泉沮洳前
人仰面不得上後人側足不能退有道童蕭禹圭者年最
少扳緣先登引眾客次第以進若魚貫然既登稍躡瞰石
上俯臨不測足踏踏戰掉不敢注視云山下人禱旱者夜
篝燈跽拜其上望斗間有光輒下山則雨隨至矣又循山
陰上陟絕頂曰武婆岡傳為武姥飛昇之所山崦間為仰天
湖又折西行兩山間將過梵雲菴見傍有鑿石除地町町
者云昔人避亂所居其邊岬皆築以亂石所謂上寨者是
也又稍出山均有石甃深廣可三四尺泉潄其中曰陶皮

丹井雨旱不加縮飲之甘冽可以已病傍疏小溝循山勢以逶注於梵雲菴之厨菴面幽勢阻負輿挹深羣峰犬牙若環壁壘舊有板刻宋江淮運使張汝賢及松菊老人劉敏求詩前有山茶古梅二株每春冬時霞披雪翻縞炫山谷人疑其仙境云循菴右數十步出風門口為西巖下為虎穴皆石壁巉空下臨險絕不可登降草間有石虎石龜巖巔蹲踞之狀可指而見也日既暮將過雲峰不果乃復經仰天湖由東南下崇阪返於佑仙已鳴鐘見燭矣道士胡雲山飲客松樓下有獻石菌者大如斗白如雪輪囷肥脆煮食之甘甚夜半就寢月色斜界窓紙松風號呼如虎余不能寢也晨起出西華門而右將過雲峰出瞰龍洞洞

秦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

十三

有片石方廣八九尺路徑其上若石梁然險滑幾不能度同遊者先過南巖余獨與數客分路下釣臺望真珠泉並釣臺以西上出山半復與諸客會於峰寺之後有石徑縈迴數百步可傍通而入楓桐檜櫟交雜羅蔭下有亂石疊磴如魚鱗時見紅葉間錯如綉僧名覺生者踉蹌出揖客拾級先登首至一小亭聞欄檻間泉錚錚有金玉聲已爽然如滌稍入畫廳又吐躋層閣觀流泉或陶甃為螭吻置山半引泉出吻中承以剝竹視入池中潛行出亭左注焉渚為兩窪高下殊區飲濯異需有小魚濺濺時出石間其亭閣深靚極可遊息結絡叅布因地勢為向背右折南為正殿廊左有宋景定間重修寺碑撰文者國子監簿陳年

書丹者故衡州通判劉奎余六世伯祖也通判未嘗為某州而此云某州者恐誤耳載寺建於唐延和間有曉了禪師能伏虎者嘗駐錫而去寺基凡一再易而始定於此理或然也循廊出山門坐覽平壙見贛水紆折若擲練而下金涵玉映光入庭宇其外則萬安焦原與州西陽閣川諸峰青出天際邈若一髮而牛吼粵臺層岡巨石踞伏如兕簸弄煙濤控帶洲渚風帆雲鳥景態畢陳其高聳宏曠如佑仙而又過之余為之久坐而不能去以為奇觀將盡於是矣覺生曰辱諸君幸臨當為作茗供乃復道客出山門折而左上山後獅子峰觀普陀巖巖石特立數丈簇頂而峭趾有方石橫壓其上為石鼓或名為飛來石石前為觀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記

十四

音閣故基其陰皆巨石聯絡相亞稍東數十步有岬壁峭立前可憇三四人曰屏風石嘗夜半崩墜山下如轉雷聲聞數里今猶偃閣地上呀如陶穴又並岬而東得石洞為出水巖巖左右泐而虛有泉涓然滲於地中不見其出蓋泉源也覽竟復出普陀後西度嶺脊上虎鼻峰峰頂有黑石百千叢植其上鋒芒蘄然若卓巨筆蓋是山西南之最高而秀絕者乃由峰趾循故道過西華下趾巖望南溪以歸至山半過高明壇躋石徑而入屋數楹極清整藤蔓蔚蔚深不見人有鬚髻童子摘園茶獻焉出壇下又數百步有窞伏於地中云有石房名十八間始循一門而入甚狹其迴曲次第廣狹不等土人常持火絙索而入云每間各

有窓穴上透天光見石床具在然人莫能常至也又西址
過天寶壇飲譚道士酒諸客醉歸爭戴杜鵑花行歌松林
間暮抵山下之臨溪寺而休焉翀謂茲遊不可以無述余
以為神仙修煉飛解之說江南山水之窟往往有之其傳
訛傳會要皆不足辨竊自歎生長是州幾四十年若是山
近在眉睫往來不啻東西家有泉石奇勝如此而不知豈
不可愧恨哉且方與諸賢之約茲遊也直旦夕跬步間耳
然或阻或率或散而不能以直遂况遠在於數千里之外
與夫懸待於數十百年之先後者哉惟古之君子居一鄉
則友一鄉之善士孟子不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乎武山
者吾州之東山也然則欲登泰山者宜必自此始矣是遊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記

十五

也始遊山之東南而趨東址復自址而趨於山之西以返
於東南復遊東南以趨於山之西南以歷於西址復循故
道而返於山之址以歸先後凡三日同遊者九人所見或
不能盡同要亦各有所得焉善奕者鍾祥蕭獻供茶者禹
圭善歌仙遊者伯容飲而不醉者胡性元陳允寧不飲而
吟者翀與端也其喜遊觀偶以疾而不飲者則余也

劉尚書集

遊潮山記

劉崧

乃四月朔余弟埜以余嘗遊武山而未獲偕也與永豐劉
天池冒風雨登山既抵西華之佑仙觀則馳書南溪邀余
與前同遊者俱來會暨抵山中雨三日如霧不能出四日
雨止始與客下山過蕭翀氏見郭君與恭君尚友好奇士

也欣然謂予曰諸君之遊武山也飫矣有潮山者唐武德中浮屠氏四祖某禪師嘗居之夜聞山下有聲如潮故名其泉石又奇盍往觀乎衆欣然願往君杖屨請先命家童載酒具殽馐以隨將不但潮山止也晨出鼓樓岡下經羅墓即志所謂甘羅墓者然無所於考進登梅塘寨出梅將軍廟下經山塘口望高霄寨遙見數峯干雲翳然有深窈狀然遠而莫之即也遵廣途出石獅巖下底石逕登喜步嶺吾劉氏祖墓在焉回眺隔江三派諸峯皆秀拔如笋下臨奔湍莫可褻玩既晚退飲溪南郭家莊暮抵白竹巖下而休焉明日將往潮山適郭君與紳為催科者所尼余弟復以疾作先返余獨從舉正及謝三人僧詠師與天池凡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

十六

五人者往焉出小橋過泰清塘觀石上人馬迹次石塘有蕭學文者聞余與客至要諸途而飲食之是夜留宿圳南田家鄰有王老翁者嘗往來潮山間請先導焉明日過岡頭行田陌間坵望山頂有奇石數尺纍纍若人馬狀入灌坑有羅氏者同居九世矣余望其居而加肅焉由灌坑將入山聞山左有趙家墓余亟紆路先往度平岡半里許見有雙石柱方趺而觚表高可七八尺相傾倚蔓草間上刻勅賜旌忠廟神六大字其下彷彿有字皆漫滅不可辨山之窪有土墓焉意先宋皇族所塋但所謂旌忠廟神者為不可考耳前入山徑有石嶺穹然左轉而壁立其右有方石若屏風然余由左峰之麓緣微徑側行數百步忽平陸

中開溪水交注問之則云昔四祖聞山中有聲如潮而上
謂之潮山此其山口也乃循溪流稍折而址其西岬諸峰
皆石骨凝黑如精鉄斷而復連其圓而宛曲者為如意巖
竦而虛嵌者為通天巖巖中刻為小洞可容一人坐其頂
中泐而下墮有泉出若散萬珠濺巖腹而下錚錚有聲又
轉為圓峰高踰百尋石乳鱗綴若懸鐘焉傍出石笋高與
峰等若擘而欲離者下看石室設四祖像其中俗傳巖畔
有手植松今不存矣其東岬諸峰多土而少石水潺潺逕
其趾其圓者為猪頭蹲而踞者又若虎與狻猊兩厓間皆
平田沃壤宜晚稻山近人往往冒籍耕之蓋僧散已久無
與校者遙見址向林木合沓幽翳不可近但覺溪益深山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

十七

益密橋絕路窮不見又迹叢篁蔓棘遮蔽岕溪微聞水聲
濺濺在其下余躡石攀緣上出叢薄忽得山門翼然循階
以入見殿堂廢址皆瓦礫漫覆前有石甃浮屠相傳為唐
則天時舍利塔方趾而七成有古藤罨絡其上又入為法
堂土像三五皆傾仆骨立無復倫次有鐘懸木廡間視其
識文乃宋淳化五年所鑄其寺則云潮山寶峰舍利護國
禪寺時潮山尚隸龍泉之和蜀鄉不知何時又併入西昌
也寺後絕頂有觀音石其中峰高且圓者名大佛座其西
有小峰秀出而上夷者名小佛座舊傳巖下有石穴日出
鹽少許僅足充供無有餘者或訝其少加鑿之鹽遂不復
出事有無不可知似亦足為貪者之戒也寺又有小徑可

通後山然去之益遠日晏不能復進矣谷迴林轉時聞啼
鳥與伐木聲相應白雲中不知遠近惟見山花野芳高者
結雲下者彌谷蔚蔚芊芊雪縞翠紛峽束峰連玦旋壁拱
外固中深烟霞糾錯疑非人所居也余與諸客盤桓不忍
去者蓋久之因念世亂十年餘而深山古剎亦廢壞如此
况囿於都邑城郭之近且盛者乎乃沿溪而出煮茶於如
意巖下田父家循石嶺至山口得故路馬東過刀塘訪靈
巖寺寺燬僧結茅築土數處其傍巖壁森立門左有古木
根盤石上如絡其陰有暖婆泉出焉抵暮仍宿圳南田家
余與四人者蓋樂而忘疲于歸之二日乃述朋遊離合之
故感今昔廢興之跡著山水奇奧之狀為潮山記書其一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藝文記

十八

以遺同遊而未果者留其稿將以待遊覽而自釋焉

劉尚書集

子瑤山記

王愈融

吾邑西南百里有山突起可千仞日子瑤山初名義山
羅洞晦曾於其麓建義山書院又有崇元觀金文寺咸在
此山之陽觀傳為王子瑤及匡智匡大郎三仙學道處今
廢久矣而土人名此山者猶曰匡山曰王山日子瑤山云
山頂有壇祀三仙里人祈賽及黃冠往來此山者歲不絕
而窮極幽隱者未見其人太史張瑤山先生深愛之取以
自號而瑤山之名始聞於天下然先生亦未暇居也辛亥
冬建言罷歸始於定崑之旁別得一崑穿石竇而入其中
有石如几可讀書因構屋於其間居之崑上下相乘凡三

處因名之曰讀書崑上讀書崑最上讀書崑取舊誌觀之
其名適合非偶然也定崑最奇因僧築室蔽之崑中窟穴
皆堊土為壁殊恨事其上兩羅漢石遠望如人立石梁半
規跨山名通仙橋又一崑名慈崑自先生至始知之山東
西兩澗匯於洞口折數十里為仁善江予先世仁善里人
也遙望此山紫翠千雲疑其有異問里人則僅能以仙壇
及定崑對今年夏予來謁先生先遶東澗行歷洞口仙鞍
過黃土潭談文丞相軼事小憇於木琴澗入東石門望釣
崑至簣山小隱時臨深草堂初成塗墍未畢致已足樂行
龍頭石石突兀如龍潛忽見嶄然見頭角水環其趾濺怒
澎湃人杖履如在空中土人舊名送龍洞非是洞在西谷

最高處此特以龍頭名爾石嵯岬詭怪不一狀然其最佳
處輒可坐可立先生名之曰獨醒曰自然亭曰獨知皆踞
其勝晚宿讀書崑上泉涓滴散注屋瓦淙淙聲不斷先
是與先生約詰朝觀瀑於石門已心動疑雨亟起披衣視
戶外星河皎然雨聲乃在崑上復喜翼日肩輿過仙鷲峰
至石門此所謂西澗石門也兩石門並峭石壁立清泉流
其中人遵澗行若入室焉少頃至水簾洞洞上水迸起噴
薄佈成珠簾如數十鮫人並泣也簾泉之上巨石高起如
樓欲一登苦無梯級徘徊顧望先生言泉來甚遠其最高
處有鷗歌潭水深黑蛟龍宅焉遊人至此聲稍大則龍必
怒片雲上騰雨俄頃滂沱下今道塞不可至也予心益慕

之返坐石上談嵒棲逸事而先生賜環之音至矣私念此山雖以匡王三仙人名里中而其泉石之勝不聞於天下今賴先生開復以未得畢工為憾既而先生以疾辭不就日督諸僮僕壘石修逕路誅茅伐樹作亭館俾遊人有所憇而宿焉而東西澗諸勝遂畢現其奇以獻於先生先生亦若將終身焉者歲十月予復入山勸駕先生固止予遊從簣山下龍頭石望山上有石如牆者曰仙城澗中有石可趺坐曰維摩坐可供燒煉者曰丹竈一昂首溯流一張吻一作翻身頓跌形曰三龜石復有曰遜坐曰他山之石曰無心出岫之雲曰極間亭曰嵒心館曰率亭皆亭也或取諸自然或索絢架樹以成之而東澗之勝盡此矣是夜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

二十

宿唾居晨起入西石門則已有門前亭矣由水簾洞壘石而登亭其上曰水館石樓石固自為樓而先生以階升之屢轉則境愈幽石愈奇水愈怒較東石門尤勝水之態不一其旋而紋者曰螺絲水瀦而停者曰瑤池泓而深者曰鷗歌潭瀑凡十二處其最勝者曰劍水雌雄其名或仍舊或自先生始其亭之名曰危石之門曰相看曰熟亭曰一鋤曰儼然曰獨歌曰個石曰獨味曰水館曰獨嘯則自先生始也而無有不肖稱者焉曰鷗歌潭劍水雙瀑之所歸也其上復有雙溪又各有瀑因其石如臺而可騁望者名曰雙瀑歸一之臺考邑乘舊載送龍洞當在此處先生構草屋於其間命曰天上茅屋予戲謂天上人率以黃金白

玉為宮闕瓊琚為欄楯乃亦有茅屋耶先生止予宿焉心不能已從因亭至途窮處梯而上數武得問渠亭折而西則過牧牛欄遠象王峰由芥子石東徑循駕鶴峰之麓遂造金頂金頂者山之最高處也祀三仙鄉之人祈賽於此夜坐立風雪不為苦先生作草屋於其下曰雲霧坐是日觀金頂至雲霧坐宿焉山多在雲霧中盛夏居之衣裳霑濕是時入冬差爽望山南諸峰蟻垤縱橫其址則郡城塔影如在足下孔子登東山見吳門白馬如練亦若是馬已次日至芥子石又孤立中谷不與山相附麗有俯視羣雄之意其中窟穴有小竹數竿生焉近石有草屋曰寄瓢蓋先生儼然以隱者自居矣先生命童子作糜飽食已復往

秦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

二十一

觀石不忍去石畔復有石簾石沼及石芳亭俱佳然無有加於此者不暇詳也是夜重宿於讀書崑崑上泉入冬漸涸而西澗水聲終夜在枕上山月起照人如畫而夢中依然驚雨也予留山中者三日已束裝行猶尋先生所闢徑穿石竇數處造羅漢石摩挲之而後行先生言自闢此山篤嗜之如子之遊者不少概見况望其捐世榮枯入山澤久於其中也哉予觀先生布衣芒屨藟笠杖竹行如御風山靈之於先生若相扶助意猶未止尚欲從雲霧坐別開一徑下金頂東南遠七星峰觀圓光石而至於龍頭予族子又逸為先生備寫山圖命予記記成或告之曰此山原名陽山昔匡智學道匡廬遇異人謂匡廬陰山也曷往陽

山或又曰陽山里名也非山名也姑聽之亦姑存之

竹亭集

西陽山寶藏寺記

王愈擴

西陽山去邑百餘里余考邑乘義山亦名陽山兩陽山疑相混故以西別之耶然茲山於邑實東南隅不調禪師既開山闢黃龍坪更建寶藏寺轉石修徑東西谷澗道及瀑布諸奇畢出西陽山之名日著而陽山以諸仙故或稱王山或稱子瑤山或稱匡山其視茲山在西徧故以是得名與昔匡智學道匡廬感真仙謂之曰此山陰山也非子所宜居曷往陽山而調公亦遇異僧告以遇蘆則入逢陽即止兩陽山之奇何略相似耶寺負黃龍坪東西二谷之水匯於其麓為最勝谷折東址行終合於蘆溪所謂遇蘆則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

二十二

入者也余嘗登快閣歷數斌姆玉華天馬子瑤三顧諸山及於西陽友人為余述調公經始之勞及十里松篁東西谷泉石之勝因言寇賊盤踞而後并焚於里人之稱兵者余徘徊顧望仰而嘆曰嗟乎變更以來天地瀕洞自王侯甲第以至士庶人之一椽一茅宜其無有存者何以梵刹琳宮僻在荒山不為人所覬覦劫火所及雖仙佛之力亦不能庇耶且吾聞調公之始至也結草屋山巔焚火四合經旬不滅而調公之居獨無恙豈其神於昔而不神於今耶抑別有以致之也或又曰調公初結草屋在此山之西二十里外然則西陽山亦有二矣寺重建於丙午余以癸丑八月來遊

竹亭集

遊西陽山觀臂石記

王愈擴

予屢欲遊西陽不果歲八月彭躬菴先生至自南昌遂與亦菴中公約以二十二日偕行而蕭子孟昉又為余具肩輿開通山徑先是苦秋熱僕夫有難色至期陰雲四合迄不雨遂行是夕宿小歇菴次日過牢固圯西陽之外戶也草樹陰翳而四山雲滃滃起欲雨人行圯中十步外不相見躬菴朗吟古木蒼藤日月昏之句響振林木余亦口占一絕云劫後青山牢且固山僧道是陽山戶行人倦立最高峰白雲遮斷來時路過圯雲亦漸開松篁夾道可數里入寶藏寺茶罷轉出寺後得一徑云自此入西谷予欲往山僧言山雨連日谷中道滑不可行遂之雪澗雪澗者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藝文

記

二十三

東谷之下流也仰視泉上流益怒石益奇行不得止遂與中公漸左主人漚公溯流上過小石梁歷三折磴一石突起空中瀑流其下問之漚公云跣趺石子謂此山石可跣跌者甚多不得專以是名此自巨靈伸一臂扶遊人上青天爾眾大喜皆呼臂石臂石高十餘丈長可五六丈坐而望牢固圯已在足下初不覺其危也延佇既久石如欲動而谷風乍起萬樹怒號客意愈不自定始尋前路返寶藏寺時落霞照人衣山中遂晴

竹亭集

遊東谷龍坪記

王愈擴

返寶藏之二日晨起會食同諸公入東谷重登臂石坐其上俯視來者渡小石梁偃僕行三折磴數從上呼皆為瀑

水聲所亂諸公迄不聞瀑凡十餘疊合之長可百餘丈人
觀瀑玩石行數十步輒止不忍遽進石或立或卧形狀多
奇怪最高者為無見頂瀑水之最長者推石門而石門左
右百步內石皆奇誌獨稱卧佛牀何也里許為願息墩勸
進橋皆以佛語名予不解佛至此亦願息少時然後進渡
橋數十步石皆伏水亦漸平如行平原幽徑中忘其身之
在絕巖也徑盡四山環抱一區寬可二十畝疎篁清沼儼
若村庄即所云黃龍坪也登龍坪右山望虔南諸峰如波
浪起伏破碎紛紜漚公指示文信國屯兵處且言信國初
登一山山石搖動信國怒名之曰鬼石次登一山安穩又
名之曰寶石語似不經然忠臣義士遺跡所在輒令人思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

二十四

慕不能忘亦可感矣返從東谷諸公皆倦甚遇石輒憇過
無見頂審視其石南埤面各有一藤抱石而上石頂高不
易仰窺不知此石竟作何狀與漸左攀緣以登兩力夫導
予前者引後者掖久之乃造其頂見一樹露生石上與下
兩藤提攜攀緣不相捨以滋其根予謂東谷藤蘿之奇以
無見頂為最躬菴謂東谷之石以臂石石門為最三度坐
石上不厭日是至寶藏寺躬菴肅揖為壽予方知是日為
八月廿五予生日也因歎前此遭國難家破身瀕死亡者
數每歲是日念生我之劬勞輒以負米為慚數年來甘旨
幸無乏而同人值予初度屢召伎樂酌酒刑牲予心益歎
甚今獨與世外高人結山水勝遊談名臣之軼事振衣干

仍俯視羣峰是亦有生之一幸矣

竹亭集

遊雲巖玉虹菴記

王愈擴

山之勝在泉泉流為澗觸石則水必怒激有聲有色而泉有時不附石懸空飛下為瀑寶藏寺左右皆瀑其在寺外者推雲巖之雪湫其水自玉虹菴遶妙高臺過巖諸石又匯鉢盂峰鼓巖諸泉之水流為玉虹澗至雲巖始大肆其奇以入於雪湫歷舟壑而出與寶藏東西二谷之水同歸蘆溪雲巖偃蓋雪湫之旁夾岼望之如壘雲調公作橋跨雪湫以渡橋上觀瀑水雖甚愁鮮不開顏者因名之曰開顏橋橋久頽來徑亦荒蕪幾二十年好事者行草中或為毒蛇所嚙無得活以是跡益晦而玉虹菴僅存其行又不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藝文

記

二十五

經雲巖非觀瀑來者鮮至巖下先是孟昉命人斬刈徑中樹即用樹編橋予輩遂得有輿行望見雲巖乃下曳杖行歌坐開顏橋聽瀑聲如雷驚喜縱目或立橋上或聚坐雲巖下或立雪湫就而觀之其時二十餘人心無不在瀑者而同行一僧更攀藤蘿至雲巖之頂俯而觀瀑綠樹陰映僧芒屨窮笠衣破衲坐懸崖上則又皆舍瀑觀僧聚笑為樂將返見下流諸石尤奇却轉入舟壑又得一小巖可容數人余乃命僕夫負而涉水坐壑中石上以杖激水噴起數尺如雪獅吼也至玉虹菴午餐遂歸山僧言玉虹菴後有兩序夾澗而居以清泉白石為室中之渠惜未見留以待重遊時八月二十六日也

竹亭集

遊西谷記

王愈擴

廿六日亭午玉虹食罷從此君灣入西谷灣右壁雜樹為樵者所薪山石盡露礪砢層疊佳處大勝青原翠屏其左壁綠陰扶疎想見龍從而已過濺雪坂望千尺飛練不見久之僅從樹中見丈餘意殊不愜更上數百級躬菴意不自得以登頓為疲欲舍去又心念雲根及芙蓉闕問天臺之奇強掖以行望見雲根石突起十餘丈其趺足小石如虎子昂首仰視始色喜歎絕石孤立且近故樹不能蔽而旁石上復有樹屈身下垂予坐樹上飽看雲根乃尋捫參梯梯先年為山蛟所敗險峭不可行躬菴遂止予獨與超公澌左攀藤而上僕夫猿臂相引陟卻客嵯倚古楓垂首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

二十六

下視跼跼恐墜楓大數抱西陽山樹多無與比蓋樹之不得保其天年者有數端近人則天於芻牧遠或野火延燒叢箐幽谷又以林木繁彼此糾纏相壓抑終無能自遂獨翹出而山頂最高處又苦猛風虐雪凍折摧拉之古人稱後凋無踰松栢然吾觀龍坪諸松皆纍纍無壯士氣亦托其地而然耶此楓既遠人又托根石壁左右無他木野燒不相及且免排擋每寒風凜烈石壁若懷抱之故能大若是然辛亥冬雨雪連旬堅冰樹稼大木亦折其頂無參天之勢則茲之存者幸矣坐久意定僕夫以手為梯更互托予足始登問天臺臺比他石高數丈下臨無地獨臺上一老桂婆婆鞦韆枝葉橫出丈餘掩人目得不盡見其下差

不甚怖問天臺即芙蓉雙闕之一也或以雲根對他山一
巨石稱雙闕或又云問天臺更在山頂路崩斷不可至然
矯首望之樹蔭鬱無所見山高樹深谷中從來無斜陽不
知日早暮虞昏黑磴道顛頓遂扶杖穿樹而歸

竹亭集

白渡汎舟記

魏禧

丁巳四月予訪蕭子孟昉於白渡舍龍眠陳子之室門臨
清溪平波曼衍綠草延緣洲渚迴聞黃犢烏犍散牧其間
或嚙或飲或寢或犇隔岸有高樹斷林屋瓦上下隱隱見
大江遠山黛橫平截天末予甚樂之獨恨未有亭閣足游
憇五月八日晴天無雲江水倒入浸灌坡陀綠頂微出明
日大漲東西瀾漫勢合大江極目所周不下十里五抱之

秦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

二十七

樹叢篠瓠蔓植半水中孟昉方營膝寓子薄莫過之登黛
橫樓以觀漲水周虎落樓在中央孟昉曰月出風微與子
汎舟乎予大喜於是牽野航懸躡板而坐浮乎中流波平
如絃人影在江予謂孟昉曰吾性玩花月觸緒紛來不能
自定唯臨流水則忘憂孟昉曰人生適意為樂耳苟能自
樂何往非水吾明年六十其何不自解天之菽為詩曰子
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
入室時同汎者孟昉二子從清從沛弟子從泓妹壻陳子
則象白水僧寂聞孟昉乃指二子而謂子曰詩所謂他人
匪他此即是也人苦樂不相代如食木果甜酸自知耳既
夜舟子迴船鼓柁予扣舷而歌曰山杳靄兮月霏微水澹

澹兮吾何之洞庭無風兮彭蠡不波吾徜徉兮風吹衣

遊陶湖記

王愈擴

陶湖蕭氏別業也以其圍遶陶菴故曰陶湖藥公謂此曲而瀦者以幽勝非若湖之以曠蕩稱也改曰曲澚向者時際昇平得肆意於山水登臨春浮既營復於其東百步外疏鑿池沼聯而合之矣中干上人既拓亦菴復於陶菴故址創大悲閣請藥公大師卓錫焉藥公題詩閣上有更促主人編竹筏南山隨我板橋流之句中干於是編竹泛月王子以他事不果往藥公率諸公遊焉阻於雨蔽於雲遊三夕不暢而王子始暇與施君偉長哺食罷偕藥公中干五六人待月於閣東之梅墩荷香吹風榆影罩霧少焉樹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

二十八

間夜雲如霞皎月如箕已昇西塔之頂矣登筏鼓柁縈迴於竹栢影中月時就時避筏亦時縱時橫操筏兩童故未嘗入湖者行不尋丈輒問路得路則每轉益奇湖外諸山與筏周旋若無定向其紫翠特濃者玉華山也忽水聲出高樹上聒聒如泉鳴顧見老農踏桔槔得毋疲甚復自笑吾之樂在逸彼之樂在勞亦各適其適耳燈竿隱現處知為長者園園中人望見筏來燃數炬湖干待客客迴棹至香界而登焉香界距亦菴咫尺遵渚則數里而遙平遠上人出茗餉客相與述興亡之舊事歎遊觀之不偶而譙樓漏聲已三響矣反自香界停橈於湖光最濶處明月正午水玉際天無瑕謂此湖幽而不曠終非定評微風撼樹夜

氣欲秋中公以衣裳頭急命回橈兩童故操筏至島嶼中
遲遲不得返焉此湖舊為亦菴放生地魚老不飛而岍上
鳥鵲聞人語驚起遶樹飛鳴未免有情誰云興盡耶湖去
城圍里許聽析聲甚厲因歎何地無水何水不藏明月思
攜斗酒蕩舟其間而沿岍鐵衣士輒以稽察非常故啗喝
遊人反不若此湖之僻處林中猶許我輩數人縱意笑傲
也耶擴生也晚不及追隨蕭太常於桂檝蘭漿之中猶幸
得入此湖溯洄蒹葭見昔時手植垂楊皆已數十圍矣庸
詎知清風水上明月松間今不猶昔耶請以質之藥公

陶湖泛月記

劉滄

大悲閣本陶菴故址菴廢而閣成環閣皆水是為陶湖水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

二十九

中一小洲篠竹叢生夾岍古木葱籠雲垂煙接最為佳麗
戊申六月愚者大師休夏首山十三日晨為快閣之游及
晡研隣主人出古今名家卷帙展玩忽大風裂帷雨從東
來相率登帆影樓望紫瑤山狂飈挾雨颯然而至沾洒衣
袂涼氣如飈晚霽歸亦菴殘雲妬月初出雲氣
醺醺游興陶陶須臾雲淨長空一碧大師嘯同泛月時遊
舫未具中公編竹為筏藉以平板繚以闌檻篙檝俱備狀
如小艇可容六七人於是攜具而遊汀迴岍曲樹拂水而
若流月穿林而欲上筏行其中快然心目俄而樹移影散
水淨月明竿燈挂林烟若懸星土望玉華諸山又如畫家
萬筆抵香界師命維筏登岍訪平遠公共談啜茗予頭白

髮如銀月光相射爛如截肪大師顧笑諸開士皆為解頤
予乃誦子美詩曰兔應疑鶴髮蟾亦戀貂裘夫鶴髮何疑
而兔疑之也子美將謂兔搗長生之藥食之者綠髮不凋
而怪世人多白髮故疑之耶疑之者悲之也則子為兔所
疑也必矣試邀月為問月必不與我言嗟乎後之視今猶
今之視昔則今夕之遊安知千百世而下不堪憑弔乎大
師揮塵一笑而起遡流而返四顧寂寥夜色將半云

首山
偶集

後村公記

胡堯時

菊莊之後有四宜亭曰蘭室春弦草庭夏憇竹窓秋誦梅
屋冬吟是謂前村後村翁自以為有忝先德入琴堂不諳
無絃趣過草庭弗悉不除意履竹軒弗克友此君坐梅窓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

三十

弗克奪先魁乃退省自訟結草廬扁後村以自况願求堯
時昭示來茲時敬演其義先祖好古公叨漆溪宅相見翁
幼而溫恭謹飭循循矩度即以姑氏許聘翁翁精於易駸
駸進取以內外艱沮志能敦孝友飭家政言行端莊堪垂
世則優禮縫掖士如茂才康守謙貢舉楊永錫等皆聘延
西塾先哲三峰周公中州郭公嘗與之賡和詩賦性雖不
嗜酒賓至必罄樽乃已慨世多設機械巧謀奪爭趨勢利
翁惟存心仁恕嘗揭溫公家訓遺子孫曰存天理自有天
報若曹其懋諸兄弟六人厭故居喜新築翁雖樂後村志
不忘祖業有聽琴樓可以操絲桐以養性情調金蘭之契
誼有生意堂可以宗茂叔觀太極圖適意庭草胸次之光

霽有瞻彼亭可以親君子清風徐來明月時至靜虛動直
之學得矣有觀頤軒可以師李杜靜坐沉吟澆雪烹茶清
白是甘歲寒之盟不渝矣是則自况雖後而實則先乎人
也自處則卑而實則尊且光不可踰也貌若愚而德盛禮
恭匪夷所及矧勢利足以涅其心哉憶時年十有二避疹
翁家與令嗣覺民受學於先師王凡三年沐翁愛猶一日
叨竊一第愧未遑圖報喜覺民積學有年發祥在即翁將
食其報為畜德券且永錫夫純嘏之福又奚俟堯時復贅
一辭哉

康熙志

舉岡八詠記

周是修

舉岡八詠者何予所卜泰和之居既成即其勝而表之以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

三十一

寓夫雅尚之興也八者何舉子岡仙人石奉祠墩厚本堂
寫經軒洗硯池演清橋涌翠亭也舉子岡者何是邑諸山
之高圓而秀特者皆以岡名而舉子立名之故則不可知
也仙人石者何舉岡之南有陵周道緝其麓陵之上有石
二相距邇咫尺俱平而長石之上有巨人跡各二前後相應
跟跌躡趾甚悉而肖視其質理生於自然固非琢鑿之所
為者奉祠墩者何予初任周府奉祠官予輪來省當告歸
命即居之左水所合流之處築墩高二丈廣倍之構室其
端以奉先祠置田以供歲祀因以名之厚本堂者何舉岡
之後居予宦遊時妻子所營闢其高朗完固喜之而命以
名其意若曰祖者人之本而啟基者又此地創始之本至

若耕讀以為治生之本種植以為利用之本積善以為傳世之本事上以敬為本接下以恕為本祭祀以誠為本立身處家以忠正勤儉為本凡此者皆所當厚也寫經軒者何子平居之日志存典籍當開軒對竹牘經括史述為簡徑以便童稚若類編論語集義大成綱常懿範啟蒙法語廣演太極圖相山經濟世新方等編皆於軒中手自纂輯而成因以為名洗硯池者何軒之東址行數百步有池廣半畝址岨石壁水中有竅內寬外狹深不可測泉出其間予嘗洗硯於此因以名之演清橋者何居之東林壑綢繆百泉涓涓會而為溪其大者則出於洗硯池之石竅汪洋澄澈可沿可濯取演其清派以名之也涌翠亭者何舉岡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藝文

記

三十二

之居山盤岫廻原隰平曠洪武甲子初爰度爰構於是基址田園溪池林路各得其所羣卉百果靡不畢植越十年餘雲蒸霧滃鬱然與武山浮嵐暖翠隱隱相接作亭居宅之東以領其趣亦取蘇公山為翠浪涌之說以名之也於戲予先世遊金陵徙是邑之爵譽里徙澱江至予凡七世又徙陽岡覽溪山之廻環念經始之不易期宗嗣之幸綿予未筮仕時郡邑儒林文士之來遊者莫不說而賦之今年予備員衡府留居京邸進講之暇詢及曩者林棲因舉八詠之畧達於王蒙賜犬書厚本堂三字復賜涌翠亭額詠舉子岡詩於是朝之名士大夫繼而作者非一尚冀當路斯文雅德君子好善而忘勢者益為之詠歌以慰予懷

斷無愧於曩哲而有勸於來億是予之志也

芻蕘集

春浮園記

蕭士瑋

予世家柳溪楊文貞貽先宗伯有溪影入簾春雨足之句予園去柳溪可二百武背市負郭便耕釣之樂而無鳴吠之警結屋數椽以畜妻子左帶平原水木幽茂蟬鳴鳥呼頗類山谷折而北為公安亭亭古壇地也霜雪之所摩戛風雨之所剝蝕虬枝鐵幹俱已蕩為冷風煙雲亭獨巖然若魯之靈光每婆娑其下令人有遺世之想焉稍前則金粟堂老桂叢生其中其東有廊臨芙蓉池從此走嬋娟逕逕濱湖修竹數畝便娟可愛因取孟東野竹嬋娟以名之逕窮有洲如月望遠樹如薺上則杯山矣山半峙湖中從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

三十三

湖視山如杯從山視湖還如螺泛泛於盆中也陟其巔魚遊樹杪人行鏡中樹影俱從中流而見走山麓則聽鶯亭也亭北有橋橋可百武目力所際波遙似岬岬外固湖也每風發水橫鳥難逕渡輒擇邊而飛橋最宜月秋澄輪滿迫以驚湍勢不能圓冷冷有聲其被於地人以為霜也從林而落風斯瀾矣竟無月焉者久之得山馬曳如練光漸移過樹乃知是月也橋之南古栢林立皆宋元物自此數百武叢篁夾路時避時就輒與人易其藏一邱於曲折之中者宿雲墩也古藤壽樟屯雲宿霧薰風徐來輒為所留久之乃得去故雖暑月益懷霜氣去墩數十武植緋桃百株稍前則走愚山道也疊嶂夾天角立競出長江一線時

見樹杪飄影千章半落酒杯碧知湖外草色如煙白在山
腰雲容似帶谷出其足與水爭地水齧其趾撥爾如怒挾
以罡風勢恒欲墮遊者縱饒勝情亦難穩坐旁攀一山往
來水上朝似東行暮欲西徙衝寒梅放香聞十里者浮山
也山空無人花自開落參差遠樹微露綺疏是為秋聲閣
矣閣旁種玉蘭西府海棠之類凭檻靜對不惟忘憂可以
忘老山南數百武列植木樨坐久成勞拾級而登一樹一
臺前帶平湖後枕古樹臺南古樹百章孫枝旁柯咸可蔽
牛日月至此輒相應避光如雨點自枝間墮微風鱗鱗時
碧時白如千尺霧縠布地上過此即還公安亭道也余園
居多暇涉筆識此大約如郭忠恕寫天外遠山淡淡數峰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

三十四

脚自怡耳安得吳道子一日之功李師訓數年之力以盡

余園之致也

蕭太常集

天上茅屋記

張貞生

初得水簾洞每折愈奇每造愈邃意窮其巔當愈鬱然及
登鷗歌潭上竊字峰前雙瀑分飛於側東瀉於中十二疊
之觀恍於此自天而下迴觀山外同歸寥廓初疑其穹如
者愈驚其曠如其視土壤村煙交錯成文若蟻垤蜂窠鱗
次絲理望洞前香爐石煙霧時起若生薌縷縷欲裊於案
定巖羅漢諸石又若與是洞傑然者遙相揖於碧落間其
齒牙相錯拱於洞前若城闔雉堞不知幾重又似大將軍
營壘幟蓋若織戟立如林其瀑音無晝夜吼鳴為環珮為

絃管為鼓鐘為霹靂無不可破岑寂醒沉迷其為天外遠
峰之出沒於有無間者遙睇之又不知其幾百里也乃於
雙瀑歸一臺前闢平土僅丈有奇構小茅屋是屋也雖居
方外不離人間瓊宮貝闕插翼誰到竹籬茅舍蓬壺儼然
有客至止火宅念冷問諸山下山外遙睨而驚者能無延
頸嘆曰此茅屋也歟哉遊者之望巖而返猶天之不可階
而升獨張子坐眺神狂兩掖風生搔首問天不知置身何
處因取而顏曰天上茅屋復榜之門曰見其參於前康熙志

鯁夫記

羅欽順

造化之妙不出於陰陽剛柔人之所得以生者其中也中
之為體也微而為德也至蓋舉之者恒莫能勝自非聖賢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

三十五

往往皆氣質用事是以或偏於剛或偏於柔或偏而為善
或偏而為惡體隨用化而甚者遂幾於亡人極之不立職
此之由也周子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而
惡為猛為隘為強梁柔善為慈為順為巽而惡為懦弱為
無斷為邪佞夫聖賢尚矣至於善之與惡又豈可同日而
語哉奈何氣化日醜俗流愈下強梁邪佞之徒所在林立
而所謂善者落落如晨星先聖嘗云善人吾不得而見之
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豈其難得自古而然歟妻姪曾標
一日奉其尊君君民愛父之命以鯁夫行事請記於余余未
嘗識鯁夫然嘉鯁之為號考其行事殆庶幾所謂剛善者
遂諾之鯁夫朱其姓淳其名九興其字自其高曾來世有

德善為儒先君子所稱見於文辭有足徵者鯁夫承之益
悖行孝友以圖無忝其世性直而能斷遇事是是非非長
區賦累年惟法惟時不猛而事集其為人如此故能得鯁
夫之號於衆多之口而君子亦喜稱之自昔以鯁稱人必
繫之骨蓋以骨強四體稱曰骨鯁則其人之堅強正直也
可知今獨以鯁稱其義亦無異也鯁誠剛善而充實為難
有以充之見大利而不前見大義而不却臨大變而不撓
則操履益固而聖賢可幾又不但賢於強梁邪佞之徒而
已吾聞鯁夫喜從君子遊亦嘗有以斯義語之者乎鯁夫
所居在王山之麓古平之里王山峻立於一方實吾邑之
望吾所望於鯁夫者庶乎其克配之夫安知鯁夫之名將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

三十六

不與茲山同其悠久也鯁夫今壽六袞四子景明景曙景
景景茂皆克肖標其女之壻云

整菴存稿

竹林清隱後記

楊士奇

士能安乎其內而不為外物動即其身所處不間於貴富
賤貧夷險靡不得焉若是者非其察之審養之素定不能
也西昌陳一敬君其樂於是哉君疏達爽朗耿耿負氣義
髻亂時喪其父已有志矜尚日挾冊從先生學士講說且
學為文章傳道理弱冠出為里塾師以資養母所居在邑
東有竹數萬竿中作小軒為藏修遊宴之處然少所往來
獨深與邑中陳孟省好孟省為人狷介刻勵學問其疾流
俗人不直魑魅鬼賊獨與君交披肝膽相向莫逆也兩人

者或一日不見即其意不釋時孟省大父海桑先生以道
德為江以西學者所尊亦甚愛重君時來其家留坐小軒
中為啟析性道或淪茗或取酒相酌為樂因名所居曰竹
林清隱先生既為文記之居十餘年平川大夫聞君之賢
辟為學博士使者奉書幣就其家起之西昌之大夫聞平
川使者來曰吾邑之賢者吾不能舉顧令見舉於他邑之
大夫吾何名為邑即躬詣其家請見狀其行義舉送之於
朝遂以為荔波丞又改賀縣丞兩縣皆在廣右其民雜夷
獠不盡馴服君撫之皆得其意至今民意或有所不適即
喟然以思曰安得復見陳侯撫我也君既仕有民人社稷
之寄食有祿出入有輿馬臺隸而其所自處泊然蓋不異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

三十七

昔之在竹林時也既歷佐兩縣輒罷罷輒復窮歸視其家
蕭然操畚鍤治園田布衣蔬食暇則取古人書詩涵泳其
中休休自足視鄉之宦達所得意非有加乎是也夫能不
侈於達者亦不戚於窮世之人一得一失忽而為虎忽而
為鼠不能不動乎中者要皆無所見有所見或無所養養
之而久久而定定而安則凡觸於外者舉不足撓乎中也
如陳一敬君可謂不撓者歟君嘗與余交其女兄之子翰
林庶吉士余學夔告余曰舅氏所存如此不為書之可乎
故書所知者以附陳先生記竹林清隱之後

東里集

樵雪齋記

楊士奇

樵雪齋者吾邑王伯彰藏修之所也藏修之所而名樵雪

者著其志也其言曰人之生皆有所業農業於耕將厚獲
豐歛裕於身而足於家士業於學將德修才達身譽流而
爵位顯推於其他業無不各極其所得也然耕稼或有水
旱之虞富貴或有憂患之干夫為民之業隨其力所至無
大得亦無不得蚤而作夕而休無虞乎水旱憂患超然而
獨樂者其惟樵乎故樵吾之所樂為也吾又恥夫世之人
汨處濁忍溷濁辱其身而不知侈然以為得故竊有慕乎
貞素清節之士而常寡遇焉吾所居在澄江之東一舍許
梅花岡之麓每歲晏閒暇空山大雪上下皎然一色獨處
齋中靜而玩之以為極天下之潔清無以踰此蓋有以契
乎余心此樵雪所以名吾齋也於是可見其志矣夫天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

三十八

下之事苟處之能不戾乎道不役乎物無不可以安其身
而適其心然士之蹈高懷潔者往往卷其所畜處眾人之
所棄泰然自足視眾人之所趣不啻一秋毫之輕此雖未
必當乎大中然其所自貴重視夫怵焉竊冒無裨益於時
與辱已而枉道皆卒之為天下後世僂笑者其相去豈直
倍蓰什伯哉孟氏有言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則世
欲簡求賢才以為用者必在此而不在彼伯彰磊磊負氣
義博涉書史有才具尤工於詩歌其果久於在下者耶伯
彰名某王氏居梅岡若干世蓋邑著姓云

東里集

亦菴義田記

張貞生

古今園土之設豈得已哉往代恤囚有冬月給衣被薪炭

及飲食者有詔給衣食至給棺槨葬之毋令暴露者有遺
內侍持餅肉徧賜繫囚仍具湯沐者胥從不得已之心行
活人於獄之事然濟人溱洧不可為常補救一時隨行隨
止其在於今輕犯法扞文網罪不一等未結之案待辨之
人單詞可聽尚欲求其生一息尚存何忍促之死然往往
疫厲薰蒸饑餓展轉不獲死所使得一有心地方塵念民
命者蠲資給膳勸人出粟一仿古常平義倉之制為狴犴
緩須臾為化工補缺陷行之一日垂之歷年斯不亦美意
良法而特未有以此入告者今年春予過西昌寓亦菴知
亦菴有義田詢之則園土飲食資也前此獄多疫死中公
竭鉢底活之饋食弗絕欲以為常予友蕭子孟昉謂緇流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

三十九

護生兼及犴獄為此盛德事何況吾黨且終不可久爰捐
田租若干佐之為久遠計予聞而歎息謂此余向所欲仿
常平義倉之制而不可必得者今乃於亦菴見之耶昔蕭
太常先生兄弟皆歲給郡縣獄米特未有為經久計者後
之人踵其意而擴充之真善成美善繼志者矣亦菴法侶
謂業有義田是不可不傳諸不朽因屬記於余余聞之孫
覺知福州民欠官錢獄繫甚衆有俠士出錢五百萬請葺
佛殿覺曰汝輩施錢願得福耳孰若以錢為獄衆償官使
數百人出之繫即諸佛亦歡喜垂慈獲福不更多乎士從
之遂輸官囹圄以空後人編其事以徵感應則今此賑囚
始於禪鉢成於義田有初心有滿地樂善願力食報無量

余不記當自有默為記之者獨是西昌獄僅一邑獄耳亦菴義田僅一亦菴義田耳使果得一有心地方屢念民命者痛園土之設實不得已舉所謂美意良法處處行之俾秋肅春生並施不悖則海內雖不必刑措而刑措之風或以為不可幾豈真不可幾也哉

首山
偶集

楊氏祠堂復建記

楊士奇

士奇一歲而孤上賴祖考之佑母夫人之保育教訓用克成立然素窶既壯而仕積其祿入始稍理田廬蓋先廬悉燬於元季之兵而故址在邑之學宮之址者諸父兄以窶而售之人矣仁宗皇帝臨御進士奇官秩祿賜加厚始克以五十餘年寢食不忘之心五倍原售之直而復故址乃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

四十

命稷治居焉居之右故有祠堂亦燬於兵遺敝室數楹則族父之窶者假息其中歷三世矣族父之先有故址在邑西為橫民所據已久力不能復至是代厚貲納據者為復之而使其孫歸治居焉遂命稷循故復作祠堂古之禮君子營宮室必先祠堂士奇之不能蓋復之於人者有先後也吾高祖以前居東清溪之上暨曾祖始徙學宮之址居與祠並作焉作四十年而燬於兵又二十年而淪於異姓又五十有餘年而余始克復之既失而得既燬而完雖辛勤積累向非祖宗仁厚之澤何以能致哉祠成祀四代歲時行事悉遵朱氏禮楊氏由吉水徙泰和清德正學代有紹續逮吾曾祖發而益宏有惠及民傳在國史祖考以來

或仕或處履道執行清白之節靡有間焉覆被及余夙夜
凜乎荒墮之懼而今春秋七十矣顧吾之子若孫其可一
日忘先德而不圖維敬承之哉承先之道仁與義其要也
學以明之誠以行之而持不息之功若是豈惟無忝祭將
受福焉蓋明德者格神之道也父子祖孫本同一氣幽明
相通而不相違也惠之則神歆而福降悖之則否而皆陰
鑿潛察於平居日月之際矣匪直奠薦灌獻之頃也凡後
之有事於斯堂者不俛思而篤行可乎故書所以復建祠
堂之故而又書所以感格神明之道以示吾後人堂不易
舊規經始於宣德八年正月成於是年八月明年正月壬
午謹記

東里集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

四十一

胡氏重建祀先堂記

羅欽順

宏治甲子春三月吾邑西平胡氏重建祀先堂成堂四楹
三間廣三尋有半深僅三尋崇頗殺之堂後為寢室二楹
以奠神主其廣二尋深則倍之堂之前有廊東西有廡東
廡之南庖厨在焉西廡之南為庫以藏祭器其良材堅甃
之用梓匠塗墍之工費凡二百餘金宏偉高明加於舊數
倍先是其族之顯者鎮江通判學固君患舊堂之敝且隘
上無以妥祖考之神靈下無以容子孫之拜起謀欲改作
首輟俸金五十倡焉顧其役良大莫適為主乃有賢者曰
端威君慨然身任厥成遂簡閱族人均其力之厚薄自勝
冠以上各以率出金合之又百五十端威君乃與一二子

弟能者從事區畫程督莫不有方夙夜惟勤殆忘寢食役雖大而成之若易易然協心故也余忝胡氏甥壻聞之良善益素仰其先德之美於是益徵其慶澤之長比年侍親里居端威君乃與通判之弟學榮偕來請記厥成以垂示久遠余不得辭也竊惟古禮之幸存於今纔百十之一二其涉於形器者雖可槩舉至於精微之深意知之明而處之當為難姑以祭禮言之如伊川程先生所行則歲周於遠祖如晦菴朱先生所定惟時舉於近代二先生皆命世之才理學之宗而其所處乃不同如此有志於禮者可不審乎今吾鄉大族往往皆有祠堂祭禮之行各有所受益周及于遠祖者近代之祭頗畧而不專致隆於近代者遠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

四十二

祖之祭或廢而不舉揆諸人情皆未安也夫合族以居昭穆素辨生同出於一本心同萃於一堂則自始祖而下歲事之修宜有不容缺者其自禰而上以至高祖則當各隨所繼而于時祭每致謹焉庶幾遠近有倫恩義兼盡雖不能盡合於古亦當無大謬已然區區之見未嘗就正於有道今通判君方致鎮江之事進階奉訓大夫以歸其族人又多讀書知禮幸相與參酌余言而審處其當使禮之行而鄉人頌焉曰胡氏祀先不苟如此則豈不有以增斯堂輪奐之美而垂永世之規哉是為記

整菴存稿

陳氏祠堂記

鄒元標

先師胡廬山常曰泰邑最矜世閱顧遠者不繁繁者不遠

若柳溪陳庶幾碩大繁昌代有聞人者乎予耳熟斯語已
得接其家符丞兩陳公公號儒林武庫年耄抑抑如也予
心敬之最後得同官懋中氏於比部癸未又得識陳惟直
氏於京師二公操趣皆醇謹篤摯所至多官蹟因嘆曰昔
先師謂陳氏有聞人於今益信又數年懋中以讀禮歸惟
直氏以善病請急歸折簡予曰予家自南唐評事公避亂
來厯厯都幹公一人不墜者綫耳天不忍墜吾鼻祖吾陳
之蔓衍於邑蓋繁且盛而以科第辟薦起家列在名卿及
諸元魁藩臬郎署郡邑蓋幾百有餘人疇非祖德之賜哉
嘉靖辛丑間僉憲公德鳴水部公德文謀曰卿大夫往有
世廟家備在世卿至吾鼻祖不得歲時聚族一奉蒸嘗是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

四十三

無禮無禮是無先於是捐百金為宗祠倡各聚族而復謀
曰諸大夫有祖絜我獨無於是計丁以歛蓋得數百餘金
而遴後街之椎樸者若而人首事諸人矢心而誓曰茲事
宏且鉅耳而目之者衆不殫厥心力或以衆議撓成事或
以不貲速厥謗祖靈如在於是朔望必有會會必醵金其
各房之金則韜而藏之而以後街所自會出而博子錢蓋
數年而金千餘矣屆期符丞公獨出金百明府公龍江少
府公養蘭進士公匡麓各捐金有差於是始買地白鶴山
左聚材鳩工至丁巳而祠成堂一寢廟一宸翰閣一有廊
有墀嚴嚴翼翼壯偉宏麗則諸首事之腐心殫力者深也
久未有記敢以累子鄒子曰宗祠古未有也爰自朱子與

門人祖程子私議至我朝頒家禮天下而宗祠興然朱子亦云祀止四世四世以上非不欲祀蓋有限制所不敢也而最後人各思其祖之所自出始有祀其遠祖者矣夫祀遠祖可也而慕遠遺近賤親貴疏祠之義晦矣陳氏之代有聞人若挹水於河取之無盡吾師所謂碩大繁昌而今祠足為民宗楷者也雖然予嘗之名山之麓其干霄蔽日之材不可量計然其得雨露之滋禁牛羊之牧然後得以完其美材而矧曰名宗陳有僉憲水部符丞諸公倡之先又有比部及進士公繼之後而又有諸首事殫心戮力以圖厥成茲祠之輪奐也攸宜為陳氏後裔登斯堂也邈諸大夫剏之宏遠則思守之不易念諸元卿碩輔培之深厚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

四十四

則思孝之未能又思吾身一髮動而萬髮何以皆隨一指動而四體胡以不寧一體故也夫吾宗之愚蒙貧賤疾痛疴癢皆吾一體也世故有等骨肉於路人甚或以疏而間戚者此何心哉則未晰一體之義耳故曰惟孝子為能享親惟仁人為能廣孝徹仁孝之旨而後明德愈馨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書曰奉先思孝敬為爾宗人誦之首事

諸名另勒碑陰

鄒忠介集

龍氏祠堂記

鄒元標

君揚龍少叅以瑰材偉度宦跡聲流吳楚間會江陵相用事有狂生詐詔旨詆相者江陵怒書致都御史斃狂生公適當其會得罷歸公歸而嘆曰予弱冠入仕欲得一當報

天子為國家掃撓槍今已矣夫遂謂田野間無政乎予始
祖某自禾川來卜居甘竹今派衍為五子孫祭祀不輟顧
祠湫隘至不能容執爵奔洗者乃捐俸貲千金葺而新之
計制規廣長視昔凡數倍祠成與族長約曰族會指繁昔
大賢有欲置堂食費者吾宗衆不能請於元旦次日派各
輪一人為政具牢醴聚長幼講親睦焉疎者親矣又曰里
有名賢頒講讀法家家銖兩爭長老為之釋而絕不煩有
司何都也吾宗自今有不平者請乞鳴祠祠為衷之平不
平鳴於公未晚而爭者息矣祠之前諸水橫出公以已田
易而一水環繞祠左右又製常稔祀田若干而祠典大備
矣公謝世已數年諸長老曰吾里簪笏不乏能報宗祠於

秦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

四十五

城於鄉凡費二千餘金四五祠者有幾能臧宗人饑寒如
躬者有幾此吾祖在天之靈發祥於公而予等食其庥也
請每年於祭罷而別祀公公如有靈其歆享無疑祠故未
有記伯子嘉柱病廢床褥者數年一日思曰吾父食祿幾
何而半佚以為奉先費不有言則將來不委吾父德意於
草莽乎走使數請為記予辭至再曰吾吉州仕國也如尊
先公之敬先恤族不有其身與後人者誰此即神鬼且鑒
之一片石何能為先公重嘉柱復告曰嘉柱雖不肖然每
念先公苦行非得先生一言則不傳然以久病奄奄之人
不得先生言則不瞑予乃憮然曰仁哉嘉柱宜君揚之有
是子也易之萃曰假廟者萃祖考之精神也夫子即系初

父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說者曰亂定也又曰渙也子曰
渙而不能不萃者上為政也萃而不能不亂者眾為政也
上為政則禮樂出於一而家道昌眾為政則議論出於二
而家日替不然古之家廟序齒為大而繼曰序爵以辨貴
賤序事以辨賢蓋貴者賢者使後人有所統攝而不亂龍
氏自我朝科第接踵其必有賢與貴嗣君揚之志於無替
者而申萃之義也用記以似

鄒忠
介集

上模曾氏續置祭田記

魏禧

上模曾氏所居有上下村下村故有祠堂有祭田歲以中
元日行事凡在陪位與燕列者頗有義例為之損益然常
不下千數百指可謂盛哉成化間堂宇頽敝租入或不登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

四十六

先世墳塋之散在他方者亦曠不時省其族之傑曰士舉
翁力倡族人修輯經理且於堂右作祭掃亭以視牲殺左
作宴會亭以展旅酬而祠之規制益備少司寇省軒公所
為記可考也正德初元祭畢而燕翁嗣子之恭甫乃言於
眾曰禮於先祖有四時之祭今吾祭先之禮得無簡乎盍
相與圖之於是其族父士獻正源二壽官正秉處士及其
諸兄弟姪輩凡三十一人謀以克諧乃各出已貲別市良
田若干畝歲收租穀以畜以釀於春秋及冬諏日之吉行
事一如中元顧其品物未能如中元之豐則不敢以祭名
而姑名之曰時薦其亦慎哉方圖請文刻石以垂示久遠
會余蒙恩歸省於是峻等三人奉諸長者之命來以垂文

事見屬意甚勤也夫祭先之數以時而四在禮與法自士大夫以下蓋無不得為者禮法之所得為固不容簡而無財不可以為悅亦豈獨今日為然哉今曾氏諸公之為斯舉也心固存於孝財亦副其心使古禮之未盡行於今者一旦光復於其族其為美之大小何如也余以通家誼重獲聞美事其可不書惟此祭田實三十一人之偉圖其子孫當世守維謹俾三時之祭常與中元迭舉永永無廢才良繼出容有增益第隨時致其豐腆而無敢為黷豈不有光於孝德哉請以是為記凡三十一人之名號與田之段落及租入之數一一刻諸碑陰來者其有考也

魏叔子集

半山寺記

魏禧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

四十七

蜀口洲渡小江而北行里許有古栢繞垣垣內廣地二畝屋五分之一曰半山寺蓋洲歐陽氏介菴所為延僧奉佛香火處也先是介菴外父曾太常公名汝召以華門地吉僑家焉實營荒土以樹以垣以門以堂夏有涼軒冬有突室臧獲庖廝倚垣而屋者數千指太常沒葬其近麓祔於域者窆室鄭氏王氏鄭氏之子諸生子冲久之太常子孫歸籍龍南而改葬太常於泰和之祖壟既盡折其旁屋市之久又將市其堂軒與地介菴聞而愴然曰悲乎傷哉太常公所經營盡矣且此三塚者將安所托於是竭他資產買之介菴又念是宅也以居室則荒讀書之堂則罕至皆不可以久於是稍改制為佛殿為經堂為僧徒寮為香積

而延僧如石主之於其東堂祀太常公主及鄭王氏子冲
又以無後追祀外祖父沈公舅氏諸外兄焉蓋鄭氏為介
菴親外母子冲不嗣王氏一女適贛縣劉孝廉德藩介菴
迺命世世子孫春秋掃墓並享酌嗚呼人情莫不私厚其
婦至婦死外家凌夷久而不忘委曲以圖存之者則罕矣
可不謂厚矣哉予嘗讀禮怪夫人父母生女子鞠養教訓
至於成人則為治裝具委而之他姓服他父母以三年喪
然則妻父母之於女夫恩亦至矣而其報妻父母喪纔五
月何其薄也及讀律則女夫之罵詈其妻父母罪至重而
禮又有入官諱妻父母之文乃知喪服之薄限於降殺以
兩之禮而律之罪重所以本人情之中而補禮所不及昔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

四十八

陳涉當擾攘之際奮起為雄身號王者天下歸之如流水
及以貴倨見婦翁長揖不拜而門下豪傑去者強半然則
加禮於妻之父母固古今天理人情之中正而非可以私
言也予已未冬客介菴所同遊半山因為予道本末而屬
之記以示後人初形家言此地法當出紫衣人故太常特
營居之今竟為佛舍居僧徒然則所謂紫衣者蓋緇衣也
亦以徵術家言不足盡信云

泰和縣名宦鄉賢兩祠記

梁 機

賢者之祀於其鄉與賢侯之祭於其治其功德必孚於人
心垂為儀式蓋皆久而不可磨滅者也然而植德修名成
獻作哲遠者可慕近者可親為鄉之望即為吏之師至於

教修事舉風移俗易文物炳盛賢輩代出則柄政者之化澤與有功焉使良吏之流風有時絕續即山川之靈秀亦闇淡無色是故生斯土者地靈官斯土者人事二者交資以有成此天下郡國鄉賢名宦所以祀典齊同而各有專祠也邑兩祠之設舊矣特建置之初紀載疎濶隋唐以前殆於不可攷至宋而盛至明而極盛人物後先相望司牧賢良疊踵萬歷間有澄海高賢唐公伯元以名進士領簿於邑學行化理有古循吏風以邑志自宋淳熙嘉泰後無續者乃取二志暨李元載宏治私志叅稽考訂多徵遺獻老成為萬歷己卯志其於兩祠崇祀諸公尤三致意焉人各立傳必詳且核上於學使者報可而後入益信而有徵

秦和縣志

卷三十三藝文

記

四十九

矣 國朝康熙庚午杜平田侯蒞事負操切擊斷之才錚錚矯矯上官皆然之既十年重修邑志亦賢執政所有事顧勞於簿書幕有掌箋記張生者四明人也任以操觚專主其事不復開局平心諮議所與往來商榷止數老生率唯諾是承即縉紳先生以侯性猜無能參一議者所為志體例條目較詳踵事之華所常有也遂力詆唐志未備於兩祠尤甚謂其慢無區別於是削舊祀名宦十之一鄉賢十之三其所增入多人有無傳僅書姓名者聞者嗟惜焉夫唐志網羅千四百餘年事蹟誠不免於缺畧然兢兢於人物無苟焉以登者青螺郭公白下記曰萬歷志遺者十八誤者十一子為增之正之作大記蓋古人著書徵考滲

漏疑信相半後之人起而釐正之此固前賢之所深望以
為慰者也若義據確鑿歷百餘年無異議此如三綱五常
之必不可損益顧徒欲立異掎擊前人以自炫是非允
否悍然不顧斯則小夫薄識者之蓬心曷足語述作哉初
唐志未修時名宦祠無聞鄉賢祠又雜入永叔益國文山
諸公益草創也萬歷間上官檄唐索志唐謝不敏曾公于
拱首與胡公直王公鳴臣陳公昌積發書申懇於唐曰願
君侯其毋讓由是志成而兩祠之品行事實登版籍歆獻
享始於四公者之縷覩見聞有以資之也田侯時兩祠雖
建學宮之左右踰年即剝落久且不蔽風雨其後所司修
葺寥寥棟折椽傾主多朽壞遺失過半其存者共藏戟門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藝文

記

五十

西室亦歷有年雍正初 詔天下郡縣所在修葺在祀典
祠廟兩祠係鉅典煥然新矣邑紳士乃謀復唐志之舊田
志所增一一並祀示不敢輕議前人也於時鄉貢生鄧森
王元坤周以龍貢士康震世歐陽彥郭經諸生彭敏求楊
彌隆李桂陳慶來蕭羅忠耆長嚴奇造暨余從弟標等投
牒府藩大吏得允所請今劉侯賢明志於復古夙躋羣議
檄下即題識木主以次列坐歲時肅明禋惟謹焉嗟夫諸
公行誼曷嘗與俎豆期而公論自不能已所謂有馨香無
譏憲也唐志勝國至今奉為著蔡矣當事見者罔弗稱善
繼自今賢司牧復續修之則息壤猶在所宜釐定猶不止
兩祠已也紳士以余誠樸推余為文鐫石以示永久余細

繙二志參諸前賢記文詳次顛末畧無擊悅後之起者可
以攷矣時乾隆元年丙辰正月

忠節兩祠祀田碑記

劉崇

泰和縣忠節兩祠祀田者邑貢生蕭廷恩之所蠲也

世宗憲皇帝元年勅各州縣建祠祀已故忠臣義士孝子節婦
於其中命有司春秋二仲祀之時邑令委吏董其役祠宇
樸窄不足以揭虔展拜邑人士率四祀後裔捐貲恢之其
規模闕敞頗覺壯麗旋請於上憲報可此改建所由來也
初通邑議改建時蕭生之同懷兄上舍生羅忠經營倡捐
與有力焉幸而兩祠落成羅忠方謀捐田少助日後時享
檢修之資會厥考定求以孝行聞於朝賜帑金建棹楔旌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記

五十一

之羅忠拮据伐礎未就而歿祀田之捐緣是不果已而廷
愚念故兄義舉素志彌留時所拳拳者於是慨然遴腴田
五十畝出為祠產俾歲入其租凡所以致祭修祠取具焉
邑人咸美之一日諸紳士呈請為文以記其事使不致於
侵沒予心志之癸亥夏五穀價騰湧黎民阻飢蕭生奉母
劉氏命大開粥廠於其里飢民飽德者日凡百千人予訪
聞核實給匾以旌夫廷恩者家雖溫而產非陶倚顧能以
孝友義行世其家洵足嘉也蓋自其先人敦行孝弟為父
子兄弟法故羅忠所謀捐助而未逮者其弟廷恩即克成
兄志正可謂賢遠於人亦可以見其日者救飢之仁不為
無本而匪徒以聲音笑貌為之矣予追本其事而記之以

告後之人知祀田之有自相與謹視勿替是則蕭生與諸
紳士之志也夫維時蕭生遵兄遺命又捐田二十五畝送
入名宦鄉賢兩祠以資補葺為牽連書之并勒其田畝坵
塍坐落土名字號弓積於碑陰時乾隆十年乙丑八月志

泰和縣志卷三十三終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

五十二